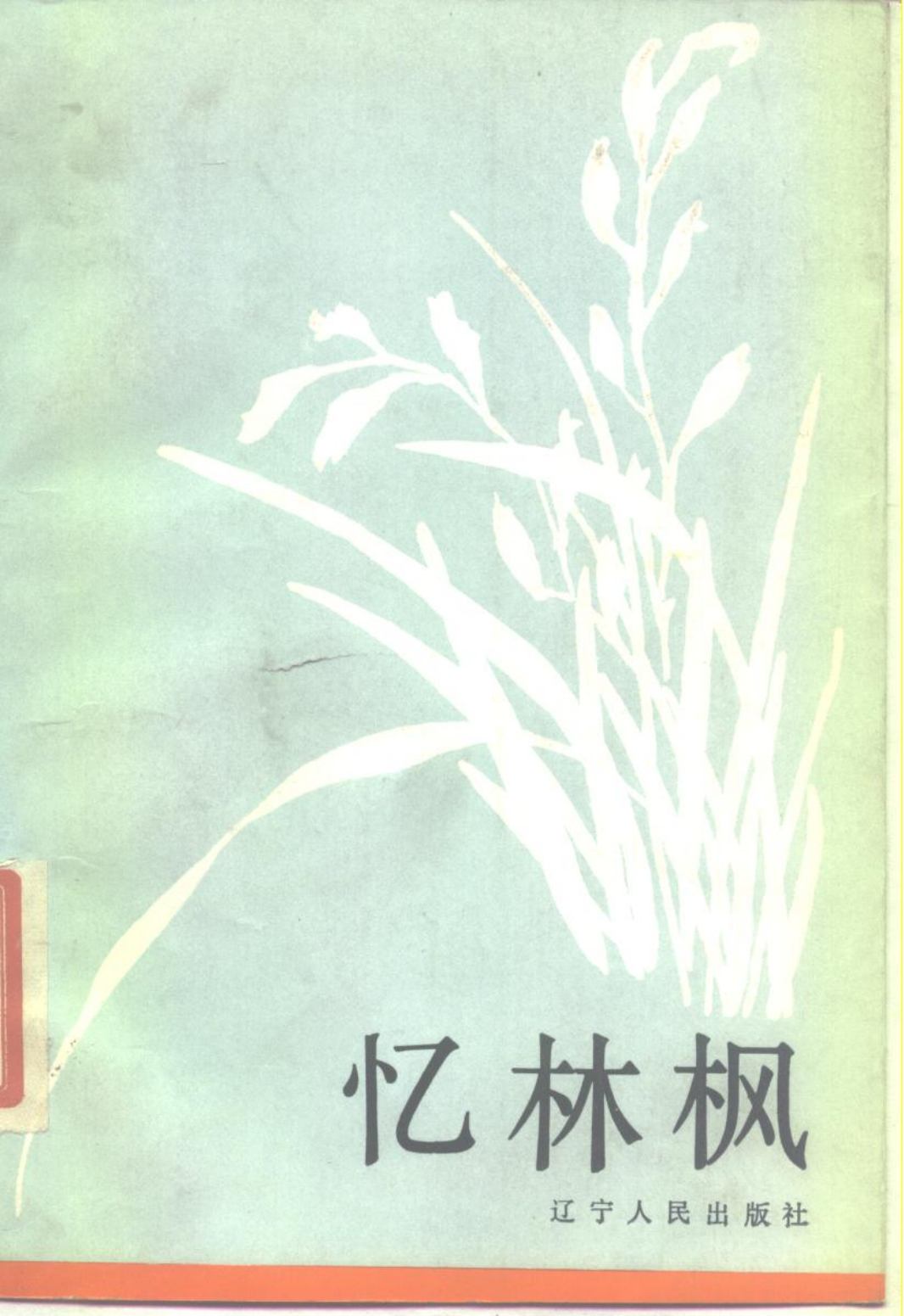




忆林枫

辽宁人民出版社

忆 林 枫

张庆泰 主编

郭明秋 顾问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忆 林 枫

Yi Linfeng

张庆泰 主编

郭明秋 顾问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及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7/8 插文: 6

印数: 1—4,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慧 责任校对: 赵耀今
封面设计: 杨丽珠

ISBN 7-205-00072-6/D·14

统一书号: 3090·852 定价: 2.00元

懷念忠心耿耿、埋頭苦
干為共產主義事業
奮斗終生的無產階級
革命家林楓同志

戴真
二月
一九八七年



林 枫 同 志



1946年冬于哈尔滨，林枫同志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序 言

姚 依 林

我与林枫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35年12月中旬，“一二·九”与“一二·一六”两次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之后。介绍林枫同志与我见面并接上组织关系的是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同志。李常青同志亲自对我说：老郑（林枫同志当时用名郑凌风）是河北省委新近派来的北平市委书记，以后你就归他直接领导。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在1935年11月初，周小舟同志介绍我入党时，曾告诉我，北平市委在遭到国民党破坏后，还没有组织，只有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后，彭涛同志也告诉过我。我在见到林枫同志时就想：现在终于成立北平市委了。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地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对林枫同志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党内，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

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林枫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在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有：国民党政府针对学生罢课而宣布放寒假；国民党发起北平学生赴南京向蒋介石献剑致敬活动；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平津学联会；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1936年2月宣布复课后，国民党对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包围，逮捕进步同学，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走得不好，都可能导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我认为，这同林枫同志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林枫同志是一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很少“放言高论”，虚心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学习的。

第三，林枫同志的作风是民主的，对青年干部是爱护的。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是已经有十来年革命历史的老干部，我是才入党不久的青年。但是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耐心地说服教育，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特别是在1936年3月初，我因反动当局的追捕而隐蔽起来暂停工作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隐蔽的地方来看我，同我谈形势、谈工作、谈思想，每次几乎都谈一两个小时，直到他调离北平。这不仅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党的教育，而且使我与林枫同志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同志情谊。

在林枫同志和我先后调离北平之后，由于在地下工作期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战争期间在不同的根据地工作，建国以后又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见面的机会很少，没有在一起畅谈过。但五十年前在北平的一段工作历史，使林枫同志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迄今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在编写林枫同志回忆录的时候，我谨以这篇短文，铭志我对林枫同志的永远的怀念之情。

1986年7月

目 录

序言.....姚依林

(文章顺序按作者与林枫相处年代排列)

革命的起点.....张文佑 (1)

职业革命家.....郭明秋 (4)

抗日战争时期的林枫同志..... (24)

张稼夫 宋黎 龚子荣 王修 韩乐风

我认识和了解的林枫同志.....爱泼斯坦 (37)

难忘啊,他那坚强的党性.....秦穆伯 (43)

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干.....贾长明 (52)

诚恳可亲 无微不至.....姜宝箴 (61)

深切的关怀 难忘的教诲.....李继伟 (65)

——怀念林枫同志

在“东进支队”的日日夜夜.....罗 衡 (70)

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的模范.....吕正操 (77)

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张平化 (84)

公正无私 实事求是.....刘惠农 (88)

顾大局 讲团结 宽人严己.....李之璠 (96)

斯人永逝 风范长存.....栗又文 张庆泰 陈 放 (106)

豁达大度 顾全大局.....关山复 (113)

宽厚的长者风度 严格的党性原则.....高 沂 (123)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卓越战士.....张庆泰 (130)

日夜操劳为人民·····	白希清 (137)
林枫同志与东北的教育事业·····	董纯才 (147)
高洁的情操·····	王光伟 (155)
光辉的一页·····	韩乐风 (163)

——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关怀

“溷溷之士”也心服·····	关梦觉 (169)
关心东北文物工作·····	王 修 (175)
知音·挚友·向导·····	何 礼 (180)
英明的预见·····	草 明 (188)
难忘的谈话·····	傅 克 (192)
高瞻远瞩 倾注心血·····	苏 林 (198)

——关于林枫同志抓教育的回忆

广阔的胸怀 高尚的品质·····	(208)
------------------	-------

——林枫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前前后后

李一非 黄宣文 杨长春

汪 琼 白力行 姜宝珍

我们的爸爸·····	(216)
------------	-------

梅梅 双双 耿耿 炎炎 京京 星星

林枫同志的遗风·····	乔顺发 (223)
--------------	-----------

林枫年表(1906—1977)·····	(239)
----------------------	-------

编后记·····	(243)
----------	-------

革命的起点

张文佑

林枫同志原名郑伯侨，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2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当时我和他是同班同学，我们在一块聊天时，记得他曾说过，他为了考中学还和父亲作过斗争。他父亲不主张他继续上学，要他弃学经商或参加电报通讯工作，经他奋斗后，终于战胜封建家庭把子女作为一种“营利”工具的作法。他在一年级时，曾和他同乡同学慕书功一起向同学们介绍《向导周报》、《新青年月刊》，宣传进步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在他的鼓励下，我们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如罢课、游行、募捐、讲演等。他们还发动同学们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进步活动。当时南开中学领导人，有意识的请人讲演，企图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宣传“读书救国”谬论，欺骗学生，遭到校内进步师生的反对，群起发言进行驳斥。当时范文澜同志（任高中国文教员）和林枫等同志是进步师生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是林枫同志经常的读物。又如，《小说月报》、《语丝》、《剧选月刊》等，也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除此还经常阅读宣传马列主义的书报，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林枫同志还喜欢读文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等著作。1926年他与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取得联系，鼓励同学们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他自己弃学到武汉

参加实际革命工作。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大举屠杀共产党员，林枫同志被迫逃到天津后，转到江苏海州中学教一时期书，估计他当时已经参加了我党地下工作。1928年以后，他转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他考入北平工业大学读书，改名郑凌风。其时，我在北大，因为北大学生宿舍无空位，而工业大学学生宿舍他的住室有空床，所以我和他住一屋。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全国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他当时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之一。他有时借我家开会，我们找邻居在院内打牌掩护，他从未向我吐露过谁来开会及开会的内容。我估计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会议，我也从未问过。当时他曾说这是革命所需要的纪律。

记得有一次，他们要在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习室召开会议，会前半小时，有一个同学被特务抓住，这个同学在外故意高声叫嚷，要回宿舍拿洗漱用具和衣服，向其他来开会的同学作出“暗示”，林枫同志听到后，即从后门走了。当时前门布满了抓人的特务。

1932至1933年期间，北平及保定地区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当时他有一黄色毛毯放在我家，他怕有人跟踪找他，赶快派人拿走了。在地下党一个开会地点暴露时，会场所在的那条胡同布满了化装的特务，他非常机警，遇见情况异常，连胡同口都不进，而从大道上走开了。他在我家临时避住一夜，第二天另有同学护送他去天津。临行前他扬言去某地，但他却未去，他怕有人从我那里来跟踪。后来他在西山碧云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扬言养病，而这个地方，除少数几个他认为可靠的同学知道以外，其他概不知道，而且去看他的人，也从不去，以免惹人注目。

就我所知，当时北方地下党几次遭到破坏，而他却能逃过敌人的追捕，这固然和他密切联系群众，得到几位亲密同学的掩护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他的革命警觉很高所致。

关于林枫同志以后的革命活动，当时北方地区、晋绥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革命同志，知之甚详，我就不多说了。

1979年11月

张文佑：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924—1927年间，张文佑是林枫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好朋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参加了南开中学和天津市的革命活动。读大学一、二年级时，同居一室。当时林枫在北平工业大学，张文佑在北京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为抗日救国举行了“南下示威”活动，张文佑积极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从南京回来后，林枫和他讨论革命前途时，两人相约：林枫从事革命政治活动，张文佑钻研自然科学，共同为成立、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数十年过去了，他们一直互相帮助，情深谊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张文佑在广西、贵州等地考察地质，林枫在山西抗战，彼此仍有书信来往。新中国成立后，张文佑同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卓有成就。1950年初，他就提出在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古河口的三角洲以及渤海、黄海、东和南海找油的建议，并指出大河流域、古内陆湖泊和沉积盆地都是有后备贮量的远景基地。林枫曾对领导地质科学工作的干部说：“张文佑是李四光的好学生。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我们全国地质探测的钻井比过去深了、多了、更广泛了，所得资料更丰富了。因而，张文佑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有新发展。”

1977年9月29日林枫同志逝世，张文佑和他的夫人刘蕴贞万分悲痛，常常前往或去信安慰林枫夫人郭明秋。

职业革命家

郭明秋

“何许人”

“一二·九”运动后，某天，根据北平市委交通员高惠如同志的通知，我到闹市口38号一座四合院的北屋，会见了两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学联的领导人黄敬同志，另一位我不认识。

老黄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市委书记老罗（当时林枫同志化名为罗衡），你向他汇报学联的工作。”老黄说完就走了。

我简单向林枫同志说明因为公开活动的困难，不能回学校去，对学联最近的情况不太清楚。林枫同志稍稍沉默之后说：

“你不知道最近的情况，就先回去吧！”

又过了几天，高惠如同志通知我到燕京大学某教授家里，去会见一位同志。进入会客室，只见林枫同志独自坐在那里。他见到我立刻站了起来，惊奇地说：

“唉，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另外的人。你既然不能干公开的学联工作，也就不能在妇女救国会，自然更不能任妇救会党团书记。今天是商量北平妇救会党团的事，你不要参加了，赶快走吧，趁别人还没有来，免得发生横的关系。”

短暂的两次会面，我深深感到，林枫同志能严肃地掌握地下斗争的原则，很爱护同志。

有同志曾告诉我，在“一二·九”运动中，林枫同志认为学联

会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于是，他和同志们组织北平学生抗日救国南下扩大宣传团时，就成立了民先队作为学联的核心。对林枫同志的领导才能，我是很佩服的。

1936年春天，河北省委调我和高惠如同志一起到天津工作。我们改名换姓到了天津，住在大安旅馆。不几天，彭涛、高惠如同志领林枫同志来看我。因为那天他们还有别的事先走了，就留下老林和我。

他问：“你对工作分配，有什么想法？”

我答：“经过这次学生运动，自己觉得知识太少，希望多读点理论书，迫切想多看党的文件，愿意到工厂去做工。”

当时，我已读过一些列宁的著作，感到只有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和战斗，才算真正的革命。

可是，他听我说完之后，却说：

“你不要以为到了工厂，工人运动就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我这里正需要你的帮助，在这里工作，能满足你这些要求。机关工作需要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在这里也可得到锻炼，培养成为干部。”

他停顿一下，又对我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家去说吧。”

我意识到这些话的份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对待上级所分配的工作，虽然心里不大愿意，但也不能多说什么，便跟着他走了。

他住在英租界松寿里一号的楼下。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个小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双人床，布置得朴素大方。墨绿色的窗帘，好象把我们同外边的黑暗世界划分开来。

这就是当时天津市委书记的寝室、办公室兼会客室。房檐下放着一个二号煤球炉子，他每天自己买菜，烧饭。

那时候，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在天津租房子很难。林枫同志虽然在老同学帮助下，打了两个铺保租下这间房子，可是房东见没有家眷来，总是不相信，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应付房东，他已说过家眷很快就来。在这种危险的境况下，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经组织同意，我留在他身边工作，名义上是他的妻子。

果然不出几天，英国的巡警就来查户口，我照着林枫同志教我的话，回答说：“我们是江苏沛县人，丈夫是上海××晚报驻天津记者。”

我装成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总算把这次检查应付过去了。不久，我们搬到长兴里十号楼上。查户口的又是那个巡警，恰好林枫同志又不在家，我尽力保持镇静，重复以前的答话，遇到新的提问，就随机应变搪塞过去。我一个人，终于对付了这个场面。

我和房东处得比较好，时间久了，就交成了朋友。再遇上查户口，她也替我们说好话。

林枫同志每次拿回来的秘密文件，都是精薄的纸张，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存起来非常方便。如果需要多存几天，就用包香烟的锡纸把它卷起来，藏在厕所的板墙或屋棚的缝里。

当时，我还不满20岁，林枫同志经常外出，留下我一人看家，虽说闲不着，但也感到苦闷。说实在的，我真过不惯这样的“家庭妇女”生活。从事这种秘密工作，和自己的亲属、朋友、同学都得断绝来往。既不能去看电影，也不能随便到外边散步。就是林枫同志在家，他已是30岁的人了，除了工作就是